

初二
那一年。

任丽倩——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目 录

第一章 初二这一年

初二 那一年

任丽倩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二那一年 / 任丽倩著 .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80256-951-5

I. ①初… II. ①任…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8268 号

责任编辑: 侯莹 胡蔓青

封面设计: 美信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951-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给逝去的母亲

朋友说，我失恋了
我说，我的母亲病了
当我祈祷菩萨再给我
一个春节的时候
我其实只希望
给我一个最后的母亲节

无数的男人女人说
要相信什么
睁开眼睛看
这个缤纷的世界
好像刚刚
从三十年代醒来
隔着一个海洋，我说
妈妈你保佑我
妈妈说
我生这种病
不知道还有没有足够的福
我的眼泪，静静地流
在话筒边，在小径上

前言

我想说，这本散文集已经在我的脑子里酝酿了足足二十五年。

回头看看，初二那一年是我人生经历里很重要的一年。从1988年秋到1989年夏，正好是我上初二的那一时间段。那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以及许多亲戚，住在浙江中部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着的小村庄里，过着“天高皇帝远”的日子。

那一年，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对自己人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一年之前，我的世界就是我的家人、家所在的村子里的村民，和离村子骑车半个多小时路程的小镇——横店。爸爸白天在镇上的供销社药店工作，晚上回村里。我和弟弟在镇小学上学，而不是村小学，因为镇小学是全镇最好的。每星期六下午我和弟弟才回村里。

妈妈本来在村里种田，有段时间在供销社做临时工，棒

冰厂做棒冰，布店做收纳，几乎各种杂活都干过。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每晚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却是我回忆里最温馨的。尽管爸爸有城市户口，但妈妈是农村户口，在供销社不管干得有多好也永远是临时工待遇，就只好回到村里种田兼开杂货店。那一年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各种各样制度的大社会里。这些制度就像一堵堵墙，你不知道谁在造这些墙但是你天天都可能碰壁。

有些墙很好，可以围成一个房间挡风避雨，给你一个自己的空间，或者防止狼进来。有些墙上有门，你自己努力一下想走就可以走过去，而有些墙上的门是被反锁的，只有墙外的人才能开门让你过去。有些墙没有门，即使你非常想过去也不行。我开始意识到户口制度就是一堵很高同时被反锁住门的墙。只有你学习很努力才会有人给你开门让你走过去。因为妈妈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和弟弟也是。除了通过自身努力能考上大学或中专等学校以外，我们的身份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这本书的素材就来自于初二那一年老师叫我们写的周记。除了“人物”“背景”和“后记”外，都是以十三岁的“我”的眼光写的。那时候的认知肯定和现在的“我”不一

样。每一周我们都需要写一篇周记交给老师批改。初一的时候一周发生什么就写什么。初二的时候老师对我写的周记非常满意，特意和我说不用发生了什么就非要写什么，可以结合发生的事随便写成主题式的周记。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自己观察世界的的能力突然提高了，我特别喜欢写周记，而且每次写了都得到很长很长的评语，看得出老师也喜欢我写的东西。

那时候我家里开着杂货店，写语文作业都是趁卖东西中间的空隙时间写。来店里玩的叔叔伯伯们的聊天记录也是我的素材之一。除了村里几乎每个成年男人都吸烟这件事让我很讨厌以外，我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地聊天。有一次一个伯伯看我在写作业，就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你呀，写我二舅在东北养蜂顺便倒卖一些粮票，还有你说的另外一个伯伯在厂里上班和女的偷情被人反锁在一个房间里出不来。他大笑，拿过我的作业本哗啦啦地翻着看，看到有一页上写着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做贡献，突然很惊奇地大叫一声，我小时候就写这个题目了，你们还写这个啊？！然后他就把作文本给店里的其他叔叔伯伯们看，说，看看，还在写实现共产主义啊。店里的叔叔伯伯都觉得现在老师出题实在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有好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已经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大哥哥们，开始学盖房子或雕花手艺的，也经常到我们店里来玩。确实很少有大姐姐们专门来店里玩，因为她们是女的，有空总得在家里做菜洗衣服帮忙干活。大哥哥们经常拿着我的周记和老师的评语当读物，顺便拿周记内容开我的玩笑。他们玩笑开大了我就把他们的丑事写到下一周的周记里。

那一年我记得写了很多，一个学期下来其他同学一本周记本都没写完我已经写到第三本了。学期结束后的暑假里我也继续写，尽管老师并没有要求。不过语文老师说多写对初中毕业考的作文考试有帮助。这些周记本我一直保留了很多年，没有让妈妈拿去卖给收废品的老婆婆，或者在灶房里作点火用的废纸。有时候依着外公的建议练钢笔或毛笔字，我就把这些周记抄出来。外公也觉得我写得还可以，称有点记者写通讯稿的味道。

不过这么多年以后，家也搬了几次，那些周记已经不知去向，也许还在老家的某个角落妈妈去世前特意为我整理的箱子里留着。不过，庆幸的是那一年写过的很多主题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着。我凭着记忆再写了一遍，算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一点点回忆，同时也希望能给其他穷人孩子一点点鼓励。

穷大部分是物质的，但也有心灵的。现在很多的“二代”小孩，看到他们心灵的空虚，觉得他们也是穷人。说真的，按统计局国民收入的算法，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穷人。但是我知道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经历，吃的都是有机的，喝的井水没有什么污染，家人都在身边，换个国民幸福指数的算法说不定还能挤进中产阶级呢。不过有一次在《纽约人》杂志里看到一个图，里头的原始人互相抱怨说大家都吃有机食品，呼吸最新鲜的空气，怎么只能期望活到三十多，而现代人吃垃圾食品不锻炼竟然也活到六七十岁。这也是事实。当时的农村里有新鲜空气，但是没有现代的医疗设施。

无论贫穷或富有，精神的力量都是激励和鼓舞人心的。教育没有让我成为大富豪。但是因为教育，我现在的的生活与小时候或者与父母亲的生活相比，或者与同样聪明但没机会上学的同龄女孩子相比，无论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丰富了很多。再说现在这社会，如果教育能让所有人都成富豪名人的话，也用不着天天给小孩子讲教育的大道理了。事实是聪明又非常努力的人最后也是当普通人的多。

这里所写的都是散文，而不是事事可以考证的自传。尽管这书里发生的事都是真的，但是我对许多事情记录的顺序

作了改变同时人名隐了不少。这么多年的记忆也已经不能完全忠实于事实了。如果有时间，我更希望把这本书写成纪实的，因为我一直认为现实比小说更生动。我的专业是经济学而不是文学，写纪实应该更有优势。但是现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母亲突然得癌症去世，让我意识到人生之苦短。以前从来没想过死亡的我，突然之间经常觉得死神就在不远处。我宁愿把不完美的半成品先写出来，也不希望有死去了带走所有的记忆却什么都没留下的遗憾。

当我看到很多本应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辍学去城市打工，他们中的一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甚至为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的身体和尊严给出卖了，就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能够知道教育可以给你一条更好的路。只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让慢慢成长的女孩子意识到一点：很多时候，得耐得住寂寞，不去嫉妒甚至伤害别人，走自己有目标的正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很难做到，但是如果做到了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会终身受益匪浅。

当然大家可能更喜欢读鼓舞人的传记，譬如奥巴马这样从单亲的混血黑人做到美国总统，或者索尼亚·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这样出身贫穷最后却成了美国第一个拉丁裔女大法官的故事。希望我的这些回忆最后不是以我的成

就来鼓舞大家，而是以一个物质条件不好，现在已经渐渐消失的村子里的故事，激励大家在信任度非常低的现实社会环境里，重新拾起真情和幽默，改变现有制度里不好的东西，给未来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社会。

希望大家在这本小书里，看到更多的是我的亲人们对我的“要诚实地活着”的教育；看到村民们尽管都有着人性的弱点，但是最终都不论贫富贵贱而同舟共济；看到透过泪水汗水的真诚、笑声和家庭的温暖，以及对未来社会变革的责任、信心、希望和憧憬。希望大家意识到，农民或底层的人需要同情，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良或者人性更淳朴，而是他们往往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歧视。希望看了这本书的人，能够大声地说：不管是不是农村来的，作为中国人，户口这种歧视性的制度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讨论户口或其他制度改革的时候，不需要来个“但是”。我们不需要提供更多的户口制度该改革的经济原因或者道德原因。户口制度改革最终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不想要这样的制度继续存在。就像废除裹小脚制度一样，时代不同，所以生活应有所不同。

引子

人物：农村女孩

这么多年来，每每在新闻里看到关于农村的报道时，其中的话语或者观点经常是稍稍带点歧视性的，譬如“凤凰男”、“凤凰女”等等。张艺谋、莫言作品中的北方农村对我而言又陌生得如同是另外的国度。从小也许是没有电视机，更主要的可能是南方的春节比较暖和，所以过年做大餐，做龙灯、彩灯又看戏，从来也不看春节联欢晚会。这样也不错，不用年年看赵本山刻薄地专挑我们农村人的短处逗全国人民笑。

其实农村来的人确实比城市里的人少点“文化”。正如大家都知道美国黑人犯罪率确实比白人犯罪率高一点，可如果你把这个事实平白无故地说给你的黑人朋友听还要以此逗他笑，他不见得听得舒服。不过黑人朋友可以请愿抵制甚至

要求电视台不让你再上电视挣钱，而我们那时候最多就只能不看春晚罢了。

上大学离家后，周围的一些人有时候会很自然地蹦出句“农村来的，都没什么文化，能拿他怎么办”的评语。而当听说我就是农村来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往往会用“你还真不像农村来的”这句话来掩饰他们说了不合适的话的尴尬。还好自己长大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几乎都是农村生农村长，再加上大部分人家都买不起电视机舍不得订报纸，倒是很少面对这些让人尴尬的评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口流通和计划生育的限制都很严。当时基本上不允许没文化的农村人去做城里人，只允许有了点文化能考个中专大学的农村人拿城市户口。国家也不允许有文化的城市人到农村里来做个农民，顺便提升一下我们农村的文化水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了双向流通最后才有紫酱缸。只有一个方向的流通最后自然红的越红，黑的越黑，农村也一直都不如城市有“文化”了。

到了这二十年后的2014年，人口流通和计划生育的限制都已经有所放开。在乡镇一级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已经基本上没有区别了。已经有些城市在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提供买房加送此城市户口的政策。许多城市允许外来员工出示一

定期限的暂住证、纳税证明和稳定工作证明就允许子女在城市里入学。户口一定得随妈妈的规定也彻底改变。在乡镇一级很多地方农村户口都已经改成了城镇居民户口。“单独二胎”“双独二胎”的出台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渐渐松绑的最好例证。

现在很多人开始持“户口已经不重要了”的态度。其实如果户口真的不重要了，那就取消户口制度代之以全世界都流行的全国性居民制度好了。就像从村选举到镇一级更大范围的选举走了很多年还在继续一样，从乡镇到市、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无阻碍流通也有很长的路要继续走。许多认为户口不重要的人马上又会说现在完全取消户口那社会还是会乱的。这其实是最自相矛盾的说法。取消户口制度能让社会乱起来，其实证明户口还是很重要，只不过和二十年前比相对不太重要而已！

有些人认为户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好的学校这样的资源太稀缺。当然经济学的代名词就是“稀缺社会科学”，因为世界上如果没有资源稀缺，也就基本上不需要经济学这门学科了。好的学校总是稀缺的，因为最好的学校总是只有一个。中国美国都有好学区和相对差的学区。这种学区之间的差别在美国尤其明显，所以好学区房房价也高不少。资源稀缺的时候只能采取一些办法有效地分配资源。这是经济学

研究里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甚至有为此而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在好的学区入学仍然是有城市户口的学生优先，外来人子女排在后面，就显示了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在用户口来区分等级。这仍然是活生生的“户口”歧视，和二十年前相比歧视程度少，但是歧视本质并没有改变。

当然还有人认为在分配好学校这种稀缺资源的时候，自然应该优先照顾城市户口的人，之后才能轮到外来人口的子女，因为城市户口的人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久，纳税也多。这种想法听起来似乎很自然，但是多想想会让你意识到这意思是有钱的人纳税多了就该有优先权。有这种想法的是因为我们在有户口的制度下生活太久了，总是认为有户口的人该先享受到某些待遇。如果我们平常的出发点是所有人都是公民，那么大家就会意识到户口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拿来作歧视的准则，就像性别和肤色在法律上不能拿来作歧视的准则一样。

有的城市里的人认为，如果外地人来这个城市觉得受户口歧视，那你就不要来我这个城市，回你户口所在地去就不会受歧视了嘛。这个说法其实多想想就很荒唐也很让人心寒。首先任何城市都不是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没有人有资格说“这个城市是我的不是你的”。同时作为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听到这种说法会让自己倒吸一口冷气，因为

在美国遇到最堵心的事，就是反对移民的某些美国白人说，“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生活中确实很难做到同一个想法在不同时间里的一致性。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一提到现在的美国人反对移民，就有人感慨其实大部分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不该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反过来又为难新媳妇。在国内的情况是三代以前大部分的城市人也都是农村来的，但是照样不妨碍他们开农民玩笑，反对农民工的孩子在父母身边上学高考。

这些年我看到有些农村的孩子上个学还是和以前一样艰辛，尽管国家在名义上已经用法律来保障义务教育了，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有时候媒体发表许多“感动中国”的照片，叙述农村七八岁的小孩要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才能上个小学，甚至有的还得背着个小弟弟一起上学。这些照片经常让我想起妈妈说到她小时候背着小舅舅一起去上小学的情景。想起妈妈笑着和我们回忆，说那时候小舅舅如果在她们上课时闹的话，和妈妈同班的玉舒阿姨就经常自告奋勇地带小舅舅到教室外面玩。这个安排让爱学习的妈妈，吵闹的小舅舅，不爱学习的玉舒阿姨和上课的老师都很高兴！

现在农村有一些医疗保险，比十年前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媒体的眼睛也不完全是瞎的。每天的报纸里都有看不起病

的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无奈故事。即使是家境还算好的，一有家人生病也经常要面对天价的医疗费用。如果说义务教育和农民基本医保真的已经 99% 落实，那么我们应该只是偶尔听到一些落实不到位的新闻，而不该是天天面对这些读书难或看不起病的新闻。说真的，第一次、第二次看到这些“感动中国”的照片或新闻还真有点感动，等看到第三次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任何感动只有愤怒和羞愧了。

当然也有人感叹，过去的农村孩子上大学后就能改变命运，而现在的农村小孩即使上了大学还是改变不了底层的命运。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学生越来越多，上大学费用日益高涨，上大学到底有没有用在美国这边也常有人讨论。对很多人来说，初中或高中以后接受德国式的技术教育可能会更适合。但是至少美国现在的数字仍然显示，上大学的回报率在降低，但仍然比不上大学的回报率要高出不少。

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最底层的农村里长大的女孩子，我个人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就大环境而言，改革开放后的浙江人均收入在全国各省里排列前茅。即使是改革开放前，浙江的农村和其他省的农村相比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不过浙江的自然资源比不上其他省份，所以也有人去江西打工，或者去东北养蜂。比较富裕的农村家庭不需要在给儿子